

放慢脚步,等一等灵魂。这是流传在微信里的一篇短文,讲述的是小提琴大师约夏·贝尔在纽约地铁里扮作流浪艺人演奏的故事。在这位著名艺术家整整45分钟的演奏过程中,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几乎没有一人驻足,偶尔有人在琴盒里投下几枚硬币。其间,只有一个男孩扯着母亲的衣襟在旁聆听。约夏·贝尔为这场“表演”总共收下了20美元的酬劳,而如果去剧院听一场这位大师的演奏则需要花上200美元。这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或许现代人太过匆忙了,匆忙得有意无意间略过耳际所掠过的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

放慢脚步等一等……

——由建设慢生活想到的

徐明松

欲望的膨胀。所以,夹带着GDP世界老二的雄风,中国游客成了令西方人既爱又恨的特殊的人群,及于每年8000多万的游客委实让世界旅游经济为之一振,而一些几近粗俗的生活方式(公共场合大声喧嚷,随地吐痰和乱插队等恶习)令人咋舌,对LV、BOSS等奢侈品的“扫货”并不能掩蔽精神的匮乏。笔者曾经在新近落成的伪巴洛克式的宏伟的购物中心建筑立面上赫然一见“狂聚、狂吃、狂购、狂欢”的大型标语。

时下有个“慢生活”的热词炒得热乎,仿佛人们开始对于“欲望城市”有了一些反思。有海外学者以不无尖锐的口吻设问上海这个“急赶的城市”(a city in a hurry),什么是城市的美感经验?试图分析消费主义带动的全球化经济对城市人文的消解。而与此同时,我们触目可见的依旧是对奢侈品的盲目崇拜,依旧是一场年轻人的婚嫁动辄十几万上至百万计,也依旧是高富帅与白富美的迷思迷恋,那么,我们的城市剩下的可能还是炫富耍帅,或者路怒一族。

现在有人说,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大行其道,爱

沙尼亚的首都塔林的数字智慧清洁环保,连崇拜“拥挤美学”的纽约也别出心裁地让高架铁路成了休憩的步道,所以,我们也要建设“慢城”、“慢生活街区”,理想很丰满,可是现实真的很骨感,硬体模仿很到位,然而缺位的是我们的心理建设,尽管这些年我们在微博微信上“喝”了不少心灵鸡汤,也修习了不少禅宗偈语,还是疗效不彰。如同对高血糖高血脂的人说“管好嘴,迈开腿”是如此地困难,沉痾旧习,积重难返。如果有一天,在邮局、银行、店家有了安静有序的排队,在红灯下斑马线旁不再有“中国式过马路”的人群,还有,当这个城市人们的表情不再急切而舒缓,让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成为一种习惯。或许,我们离真正的慢城慢生活也不遥远了。

绞圈房子(“绞”沪语读gao)是先于石库门的上海本土民居。笔者是从绞圈房子里长大的孩子,对绞圈房子有着非同建筑学家们的理性认识,更多的是一种思乡的情愫。

祖居高家巷(俗称高更浪),原址在锦屏路至娄山关路之间的玉屏南路南北两侧。1959年以前,玉屏南路还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大跃进”年代填河为路。本地人称“河”为“浜”,浜南是中宅、前宅,浜北是后宅。浜南浜北有两座石桥勾连,浜南高氏宗族,浜北姚氏宗族,夹有少量王姓家族。笔者是浜北姚氏后裔。

高家巷的绞圈房子有四种规制:第一种“两埭(读da,排之意)五开间四厢房”,第二种“一埭五开间四厢房前围墙”;这两种规制呈“口”字形,全封闭。第三种“一埭五开间四厢房无围墙”,第四种“一埭三开间四厢房无围墙”;第三、第四种呈“凹”字形,半封闭。我的祖居就是第四种规制。祖居坐北朝南一埭三开间,中为客堂间,东西两间正房又分隔出前房间与后房间,东西勾连相对的四间厢房。

绞圈房子里的民俗

姚志康

无论“口”形还是“凹”形的绞圈房子,中心位置是庭心(天井)。庭心一侧有一口井,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本地人生活用水全靠这口井。庭心也就成了家族间的信息交流中心。

每天清晨,井台边上噼噼啪啪的捶衣声(旧时用棒槌捶衣),铅桶叩击井栏的咣当声,迎接着新一天的到来。女眷们买菜归来,又围着井台淘米洗菜。妯娌间边做家务边交换菜场行情,还不时交流着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庭心还是绞圈房子里展示家事的“窗口”。儿女们谈了对象,带着朋友进家门,首先要穿过庭心。如果是三进老宅的最后一埭,带着毛脚媳妇进家门,要穿越三个庭心。要向所有遇见的族里长辈或同辈作介绍。如闷声不响,熟视无睹,会被族人斥为不懂规矩。

至拆迁前的上世纪70年代末,高家巷绞圈房子里三代同堂已是普遍现象,四世同堂也不在少数。每

到开饭当口,客堂间里像个大食堂。兄弟妯娌相处融洽则罢,要是发生齟齬,那客堂间就成了“战场”,而后这里又成了老娘舅前来调停的“法庭”。

绞圈房子里的民俗如今要是复原出来,可以当作旅游景点。儿时,每逢清明、冬至祭日,祖母领着儿孙去隔壁高祖老宅墙门间祭拜先人。墙门间梁下悬吊着一个神龛,神龛里摆放着祖宗牌位。夏至那天,客堂间“看方”(与三道梁并列的扁方形横梁)下垂吊一杆大秤,族里孩子都来称体重,那天必吃草头塌饼。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天一擦黑,大人孩子人手一把棒香,在宅前屋后的地缝里扦插,黑夜里香火星星点点,驱鬼神保平安。本地人家信奉道教。“文革”前,老宅里凡有丧事,丧家都会请道士来做“功德”(法事)。

高家巷老宅于1982年拆除。1985年春节前夕,老宅里的乡亲搬回了在原址建造的新公房,从此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群居式生活,开始了家家单门独户的小日子。那些古老的民俗也随着老宅消失殆尽。

二氧化碳新效用

黄晨星

由于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众多的工厂、矿山、火力发电排放较多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不断增多,但二氧化碳并不是一无是处。

德国科学家在对二氧化碳高浓度下,是否影响植物生长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索研究。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作物在二氧化碳高浓度的条件下,光合作用更强。科学家经过多年对大麦、小麦、甜菜的轮换种植试验,研究人员证实,二氧化碳富集地区的植物能多生长10%-15%的生物质,且植物能减少水气的蒸腾。这些植物通过气孔排放的水要比周边普通环境中的植物少排放水5%-20%。它们能减少水的消耗,减弱干旱的影响,促进农作物更好地生长。

众所周知,汽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但最近,美国科学家逆转了这个过程,成功地利用二氧化碳研制成了“汽油”。科学家首先找到一种特殊的蓝藻,并向它内部添加了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酶,再通过转基因技术,进一步增强蓝藻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通过光合作用,使蓝藻在边吸收二氧化碳,边产生一种气体,叫异丁醇气体。这种气体液化后可以直接为汽车作燃料,权当“汽油”使用。科学家说,如果在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大力发电厂附近,去建一个蓝藻燃料加工厂的话,一则可把产生的二氧化碳变成了汽油,二则温室气体可望得到一步步缓解。真可谓一举两得啊!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真心知我,知你,真实的自我,真心、真实、真诚的自我。

真心和出自内心的感谢,是真感实谢,是真感心谢。没有敷衍,无有虚假,也不是短暂的感恩、感悟和致谢、致意。

朋友(亲朋好友)之间,友好相待。同事(同学、同志、同仁)之间,同等相处。如此,友情长,同道深。

莫把办事办成一笔(一场)交易,尤其是肮脏的交易。办事,变事,办死,变死,办事办成办死,大大地不好。

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的,好领导是合于大伙儿的。

有所控,就有所行——有健行、远行、长行、善行等等。无所控,就无所为——无健为、久为、深为、良为等等。控而不空,控,才有和顺、和好、和调的行与为。

推广节电收获大(字一)

昨日谜面:金猴奋起千钧棒(香港影视演员)

谜底:孙耀威(注:孙,孙悟空)

走进布朗城堡

曹正文

我们的中巴离布朗城堡还有10公里,李导就开始给我们讲起这座神奇城堡的种种传说……

布朗城堡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建在一座地势险要的小山坡上,离布拉索夫市仅30公里。在欧洲旅行,宫殿、城堡屡见不鲜,但布朗城堡因为与传说中的吸血鬼有关,让这座城堡罩上了阴森恐怖的面纱。

这座城堡由匈牙利国王于1377年开始兴建,当时以此来抵御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工程浩大,于1382年才建成。

城堡主人后来易主为弗拉德·德古拉王子,他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他曾用酷刑杀人无数,因此极其害怕仇敌来报复。他成为主人后,将布朗城堡改为他个人名字德古拉城堡,同时将城堡大门封了,凡进城者只能靠南城扔下的绳梯才能进入。

德古拉城堡设有4个角楼,4个角楼之间有走廊相连,外墙有多个射击孔,并杜绝了射击死角。在弗拉德统治期间,城堡内戒备森严,杀气弥漫。爱尔兰作家史托克后来以弗拉德·德古拉为主角,以德古拉城堡为背景,构思出了一部以恐怖惊险情节为主的小说《德古拉》,后来又改编成《夜访吸血鬼》(又名《惊情四百年》)好莱坞电影。小说中那个恐怖阴森的吸血鬼世界,从此与布朗城堡联系在一起。但据李导介绍,史托克创作这部小说时,他本人并未走进过布朗城堡,他创作的恐怖小说,完全依靠资料与他丰富的想象。

我们沿着山脚斜坡拾级而上,大约走了300多米,便进入了布朗城堡,由于正是午后两点钟,明媚的阳光驱散了传说中的阴影。城堡中的险要依然存在,但现已改造成一座历史艺术博物馆。

几乎每一个房间都很有特色,房间依次陈列着19世纪初的家具、沙发、绘画与古代兵器,如长矛、盔甲、火枪、长刀以及有关城堡主人使用过的台灯、钢琴、烟斗与笔,还有许多图片资料与油画,都形象地反映了城堡的历史与变迁。我在参观中仔细观察了当时的木雕家具,那些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木雕艺术品,相当精美而传神,木材厚实,构图严谨,刀法犀利,令人称绝。而各个不同时期的照片则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布朗城堡从匈牙利国王统治转交到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管辖的全过程,还有城堡不同主人的油画肖像,都让人感慨历史的巨变与城堡各个时期留下的种种遗迹与特征。

由于《夜访吸血鬼》的热映,使布朗城堡吸引了无数旅行者来此探秘。在礼品部中,我看到有许多吸血鬼面具出售,还有不少以布朗城堡为背景的瓷盆、冰箱贴、小画与钥匙圈。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在城堡上上下下走了一圈,发现这个城堡的楼梯最具特色,那楼梯非常狭小,仅容一人一肩,大胖子根本上不了。有一段楼梯还是狭长的石梯,暗无天日,仅靠梯内一盏微弱的小灯,如果在深夜进入,与恐怖气氛倒十分吻合。城堡内房间众多,每个房间都不大,走廊与楼梯曲折迂回,或上或下,那房屋的设计与构造仿佛是中国苏州的园林,在咫尺之间,别有洞天;在移步之外,又见天地。正因如此,这个城堡小巧而玲珑,十分耐看。

由于城堡蒙上了吸血鬼尸的影子,当地人都不敢夜访布朗城堡,城堡管理者也对世界各国来此旅行者作出规定,严禁夜中进入。我们在夕阳西下时离开了这座神秘的城堡,驱车赶往50公里外的另一个小城。

七夕会赏心乐事

前不久,友人邀约出席一个钢琴沙龙演奏会。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钢琴演奏会,是庆祝一些同好者钢琴沙龙成立九周年的汇报演出。令我眼睛一亮的是这些演奏者有二三十位,男女老少,鬓发染霜的、正当华年的都有,职业也各有不同,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医生、干部等等,大部分是离退休的,最长的已近耄耋。他(她)们似乎都作了精心准备和排练,十分认真,不因为仅是业余的而草草了事,只是玩玩而已。他们穿着整洁光鲜,礼数如仪。弹奏前,简单介绍自己学琴过程和所弹曲目,然后入座弹琴。

顷刻,温婉深

情、悦耳动听的钢琴声在耳际缭绕,这是一曲《让世界充满爱》的小品,是两位男士的四手联弹,虽然谈不上指法娴熟,但也令人欣快愉悦。接下来的演奏中,有古典的如肖邦、舒曼、贝多芬的乐曲,也有现代作品、流行乐曲、中国民歌如《月亮代表我的心》《茉莉花》等等,更有一些爵士乐曲,内容丰富多样,令我听不胜听。平心而论,我并不是欣赏于他们所弹乐曲的技巧,而是感怀于他们的那种精神,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向往、充满追求的不懈努力;那种乐观、平和,热爱生活的品操和修炼,体现出一种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的性情和教

养。他们是一群快快乐乐的芸芸众生,音乐使他们领略和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体味到生命的灿烂丰富。我就是在这种眷恋中听完了这场沙龙音乐会,有一种会心的舒愉、恬静的遐想。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感悟。

过后在闲聊中,这些钢琴学员的指导老师陈家桢对我回忆起她的一段往事:她自幼热爱钢琴,家里也有一架名牌钢琴,日日练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能弹得一手好琴以自娱,尽管不一定成为钢琴家,也能使生活荡漾着光泽和欢乐。可是在十年浩劫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被剥夺了弹琴的权利,钢琴被家里低价卖掉了。

“钢琴梦”

郑菁深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沈阳工作。后来退休回上海,她买来了新钢琴,日夜练习,弥补以往失去的大好时光。现在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她说:“我终于赎回了我的‘钢琴梦’。”说这个话时,看得出她很宽慰,也很感慨。不仅如此,陈家桢还努力为别人圆了“钢琴梦”。她不计报酬,先后义务指导钢琴爱好者和学员。在这些钢琴爱好者中,以前没有条件学琴,而今他(她)们抓住岁月的尾光,实现自己的“钢琴梦”,陈家桢就是他(她)们的义务圆梦者。

我们正在叙谈中,一位年逾古稀的女学员走过来,看上去很兴奋,洋溢着幸福感,对我说:陈老师教得好,尽心,“我也实现了钢琴梦!”